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七

明 楊士奇等 撰

賦役

宋哲宗即位初監察御史王岩叟乞免第四等第五等保丁冬教及罷畿内保甲上奏曰臣伏覩陛下即位之始首發德音下明詔免保丁第四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使勿教其得免者戴陛下厚恩如獲更生後復

下令變保甲月教之法為冬教人人使得安其業又大惠也然臣嘗親其事而見其微尚有以為陛下言者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田業壠畝之多寡無甚相遠麄糲不充布褐不備均未免凍餒之憂今若隆冬冽寒使去其家與温飽者同教於城下盈月而後已豈其所堪伏望聖慈哀憐約祖宗義勇等第之制特詔有司免三路第四第五等保丁冬教以寬貧民但籍其姓名備緩急出力以從事可也雖不教之戰而教者賴此以共濟耳國

家平居能有以知其情則百姓一日樂有以盡其力今雖罷之猶不為無益也臣又按祖宗義勇之法止行三路比者保甲之事乃并王畿之民民皆曰我居近天子之都習知蒙幸以為常也乃督戰鬬之技下與列郡等而又加峻焉安用為王畿之民哉此百姓前日之語也北則韋城白馬西則管城新鄭前為畿內邑則共苦於教令復而歸鄭滑為京西邑則三冬之教遂不預焉民又曰我畿內之民也顧不如畿外之人暇逸而安樂此

百姓今日之意也人情如此豈國家所以親腹心厚根本之計哉臣以謂畿内保甲宜悉罷之便惟陛下采納幸甚

嚴叟又乞罷青苗免役保甲上奏曰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親一家之事知而不言非孝也言而不盡亦非孝也有人於此為姦言詭說陰蔽善謀以欺其親而幸利焉而其親未之察則當告乎勿告乎孝子不忍以此心事親忠臣不忍以此心事君臣雖至愚慕孝子

之心以為事君之法臣昨在外方聞皇帝陛下即政之始太皇太后陛下垂簾之初内批廢罷京師民情不便十餘事及屏出宋用臣等數人中外喧呼交相慶快又協天下之望登用忠賢以為輔弼積年之弊指日可除而七月於今未聞勇決猶欝天下之望何也蓋忠賢少而姦邪衆陰為朋黨沮隔於其中耳臣誠惜陛下有哀矜庶物之心有愛育羣生之意四方疾苦又盡知之未得曠然以發於天下也姦朋邪黨既已辜負聖君於前

日又欲欺惑陛下於此時臣切痛心被見四方之人啓封交進以訴疾苦於陛下則亦自知為朝廷謀者不忠矣其心顛沛唯恐陛下有所更張蓋其事既窮則其過自顯而其身難立不得不多方以自為計也固有與忠賢佯為相親而心實忌惡之以伺其倦厭者有明肆悖戾以侵侮忠賢而欲撓之使去者有默默不言是非兩可而苟容於其間者大抵皆欲以自固其權自蓋其惡爾故議者曰姦邪不易去忠賢不易留治亂安危在忠邪

去留之間耳此陛下不可不思也陛下知孤忠之難立則定力以主之可也知羣邪之難却則盡意以圖之可也先民之語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今在下之人則皆知某人為忠賢某人為姦邪而不知朝廷之上宫闈之中能種種知乎以陛下之聰明宜無不知然臣私憂姦計密行羣邪浸長則陛下之仁心無復得施左右之忠賢無復能立朝廷之公議無復可伸四海之生靈無復受福天下之勢危矣此臣所以寤寐反側而為陛下憂

之也今民之大害不過三五事而已儻陛下如聽政之初直從中批出指揮令罷其事罷其事則姦心自沮而陛下之聖澤行矣臣昨在河北為知縣奉行青苗免役保甲之法親見其害至深且悉非若他人汎汎而知之也如青苗實困民之本須盡罷之百姓乃蘇而近日指揮但令斂散不立額而已則所以困民之本十分之八九猶在此必陛下不知也役錢天下億兆之家所共苦也須如舊来復行差法民乃便安而近日指揮但令減

寛剩錢而已億兆之家所共苦者十分之七八猶在此
必陛下不知也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湯火未必皆
法之弊葢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
揮雖令冬教然尚存官司所以為保甲之害者十分之
六七猶在亦必陛下不知也此皆姦邪遂非飾過而巧
辭強辯以欺惑聖聽將至深之弊畧示更張以應副陛
下聖意而已非至誠為國家去大害復大利以便百姓
為太平長久之策者也此忠義之良心所以尚鬰也天

下識者皆言陛下不絕害源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致臣願陛下奮然獨斷如聽政之初行此數事則天下之大體無事陛下高枕而卧矣臣不勝憤懣納忠之至

貼黄如執論者以為青苗免役遽罷之恐國用不足則乞陛下問以治平嘉祐之前國用何以不闕願令講究而行之臣蒙聖恩名自踈遠誓不為朋黨以欺天聰以孤忠上事仁聖言觸衆怨惟陛下力

賜主張臣得盡其愚以効萬分啓為聰明之助幸

甚

朝奉郎禮部郎中蘇軾論給田募役狀奏曰臣竊見先

帝初行役法取寛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而有司

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十四五然行之幾十六七年常

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先帝聖意固自有在而愚

民無知因謂朝廷以免役為名實欲重斂斯言流聞不

可以示天下後世臣謂此錢本出民力理當還為民用

不幸先帝升遐聖意所欲行者民不知也徒見其積未見其散此乃今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所當追探其意還於役法中散之以塞愚民無知之詞以興長世無窮之利臣伏見熈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亦係官田如退灘戶絶沒納之類及用寛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曽未半年此法復罷臣聞之道路本出先帝聖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利寛剩錢以為他用故更相駁

難遂不果行臣謂此法行之益有五利朝廷若依舊行
免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錢因積所省益買益
募要之數年雇錢無幾則役錢可以大減若行差役法
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包役包役既減農民自寛其利
一也應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舉家衣食出於官田
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二也今者穀賤傷農農
民賣田常苦不售若官與買則田穀皆重農可小紓其
利三也錢積於官常苦獘重若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

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寛剩錢者凡以為我用耳疑謗消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獨有二弊貪吏狡胥與民為姦以瘠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𨗳出應役一年半歲即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見利忘患聞官中買田募役即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業不離主既枌無所失而驟得官錢必爭為之充役之後永無休歇患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決不可廢今日既欲盡罷寛剩錢將來無

繼而槩官田地數目不多見在寛剩錢雖有三千萬貫石而兵興已来借支幾半臣今擘畫欲於内帑錢帛中支還兵興以来所借錢斛復完三千萬貫石止於河北河東陜西被邊三路行給田募役法使五七年間役減大半農民完富以備緩急此無窮之利也今弓箭手有甲馬者給田二頃半此以軀命償官且猶可募則其餘色役名募不難臣謂良田二頃可募一弓手一頃可募一散從官則三千萬貫石可以足用謹具合行事件畫

一如左

一給田募役吏不出租依舊納兩稅免支移折變

一令来雖有一頃二頃為率若所在田不甚良即臨時相度添展畝數務令名募得行但役人所獲稍優則其法堅久不壞

一令若立法便令三路官吏推行若無賞罰則官吏不任其責繆悠滅裂有名無實若有賞罰則官吏有所趨避或抑勒買田或名募浮浪或多買瘠薄

或取辦一時不顧後患臣今擘畫欲選才幹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屬縣令每路一州先次推行令一年中畧成倫理一州既成倫理一路便可推行仍委轉運提刑常切提舉若不切推行或推行乖方朝廷覺察重賜行遣

一應募役人大抵多是州縣百姓所買官田去州縣大遠即久遠難以名募欲乞所買田並限去州若干里去縣若干里

一出榜告示百姓賣田如係所限去州縣里數内仍及所定頃畝即須先申官令佐親自相驗委是良田方得收買如官價低小即聽賣與其餘人户不得抑勒如買瘠薄田致久遠召募不行即官吏並科違制分故失定斷仍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一預先具給田頃畝數出榜名入投名應役第二等已上人户許充弓手仍依舊條揀選人材第三等以上許充散從官以下色役更不用保如等第不

及即名第一等一户或第二等兩户委保如充役

七年内逃亡即勒元委保人承佃充役

一每買到田未得交錢先名投名人承佃充役方得

支錢仍不得抑勒

一責田入官須得交業與應募人不許本户内人丁

承佃充役

一募役人老病走死或犯徒以上罪即須先勒本户

人丁充役如無丁方别名募

一應募人交業承佃後給假半年令葺理田業

一退灘戶絕沒納等係官田地今後不許出賣更不限去州縣里數仍以肥瘠高下品定頃畝務令名募得行

一係官田若是人戶見佃者先問見佃人如無丁可以應募或自不願充役者方得別行名募

右所陳五利二獘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條伏乞朝廷詳議施行然議者必有二説一謂名募不行二謂欲留寬

剩錢斛以備他用臣請有以應之富民之家以三二十畝田中分其利役屬佃户有同僕隸今官以兩頃一頃良田有税無租而人不應募豈有此理又弓箭手已有成法無可疑者寬剩役錢本非經賦常入亦非國用所待而後足者今付有司逐旋支費終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建無窮之利如火鑠薪日減日亡若用買田募役譬如私家變金銀為田產乃是久長萬全之策深願朝廷及此錢未散立此一事數年之後錢盡而事不立深可

痛惜臣聞孝子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見稱於萬世者徒以能行文王之志也昔蘇綽為魏立征稅之法號為煩重已而歎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解之其子威侍側聞之慨然以為已任及威事隋文帝為民部尚書奏減賦役如綽之言天下便之威為人臣尚能成父之志今給田募役真先帝本意陛下當優為武王周公之事而況蘇威區區人臣之孝何足道哉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

思慕感涕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惟哀憐裁幸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元祐三年軾為翰林學士上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户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户歲費幾何更以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官吏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五路百姓朴拙間遇差為胥史又須轉雇慣習之人尤為患苦尋詔郡縣各具差役法利害條析以聞

軾知杭州上言改行差法則上戶之害皆去獨有三等人戶方雇役時戶歲出錢極不過三四千而今一役二年當費七十餘千休閑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苦樂可知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役以代中戶頗除一害以全二利令惟狹鄉戶小役者替閒不及三番方得用六色錢募人以代州役此法未允何者百姓出錢本為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用盡用留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

未足以紓中戶之勞又投名衙前不足元額而鄉差衙前又當更代即又別差更不支錢若願就長名則支酬重難盡以給之仍計日月除其戶役及免助役錢二十千及州役惟吏人衙前得皆雇募此外悉用差法如休役未久三年即以助役錢支募此法尤為未通自元豐前不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嘗抑勒直以重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如李承之之徒所至已輒減刻元祐改法又行減削既多不支月給如何肯就招募

今不循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免役錢二十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乞促招闕額長名衙前刻期須足如合增錢雇募上之監司議定即行役率以二年爲一番向來尚許一户歇役不及三番則令雇募是欲百姓空閑六年今忽減作二年幸六色錢足用有餘正可加添番數而乃減番添役農民皆紛然妄謂朝廷移此錢他之雖云量留一分備用若有餘剩數却量減

下無丁户及女户所敷役錢此乃空言無實丁口産税開收增减年年不同如何前知來年應用而預爲椿科若亟行減下臨期不足又須增取吏縁爲姦不可勝防矣大抵六色錢以免役取當於雇役守晝之然後名正而人服惟有一事不得不慮州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各隨多少以爲之用則敷錢多處役户優閒太久六色人户反覺敷錢數多欲乞今後六色錢常存一年備用之數而會計歲所當用以羸餘而通一路酌人户貧富

色役多少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輕重為先後如此則錢均而無弊雇人稍廣中戶漸蘇則差役良法可以久行而不變矣

元祐元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上奏曰臣切聞天下諸路差雇役法朝廷雖已降指揮而至今未定頗聞煩擾臣檢會始初司馬光閲天下臣庶奏章多言出錢雇役其法不便遂却復差役之法然司馬光所言甚詳而

節目頗繁恐州縣不一一通曉而又朝廷置局詳定議論不一必難通行臣等以謂差役之法本州縣常事其來久矣皆素有定法及其末流不容無弊故當隨時刋改臣曾累具劄子奏乞先令州縣刺史令佐從民利便各議定其法縣申州州申轉運司看詳定奪奏聞如得允當即降下施行蓋朝廷大號令必當自上而下州縣常差役理須自下而上則各從民便以天下之廣郡縣之衆不可以一切之法行之行之必互有妨礙而局官

及諸臣僚紛然上言各任己見不同知利害及祗付所司别無與奪以至州縣希望朝廷風㫖至今其法未定益滋狡吏侵擾若如前請且各付逐路郡縣定奪利害各從其便庶幾下民早得息肩

殿中侍御史呂陶論保甲二弊疏曰臣伏見保甲之法雖已更改猶有二弊未便於民其一為罷去二十畝以下免教指揮却令五等户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緣民之貧富不繫丁之多少而教與不教則有幸不幸令

田有百畒家有二丁則免教是謂之幸田有十畒家有三丁則赴教是謂之不幸此貧富力役大為不均況今之教閲官中不給錢米一月之食皆其自辦夫有田二十畒之家終年所收不過二十碩賦稅伏臘之外又令供贍一丁則力亦難給蓋昔日推行之始不暇講求利害唯務其多今雖將五等下户精專閲習萬一或有調發雖破竭家産所得幾何裹糧而行豈不重困臣愚欲乞於三等以上或等第雖低而家業及一百貫有三丁

者方得差充其二為陝西州郡今秋雨澇高原之地雖謂順成下隰之田稼亦不善人户有訴灾傷去處而蠲税不及五分並須赴教官司奉法不敢放免臣竊謂保甲之令行已累年朝廷知其有弊多所釐改欲民休息若須候灾傷及五分方與免教亦恐德澤未廣臣愚欲乞應係灾傷縣分並特與免冬教以惠畿内三路之名又況郡縣自來撿視災傷多是通計一縣所放立為分數如元管税一千石放及五百石則謂之五分即非以

逐户所傷立定分數其被災既有多少之異而通計一縣大數偶不及五分遂不免敎此朝廷之所當察也如蒙聖慈以災傷之故不限分數特免敎閱則朝廷武備未為廢缺而生民受惠深矣臣訪聞陜西諸縣人户有為田土絶少雖管三丁陳状乞免敎并有訴述本户災傷過多但為一縣總數不及五分亦乞免敎者逐縣拘礙條禁不敢輙行伏乞早賜指揮庶寛民力

陶又奏曰天下版籍不齊或以税錢貫伯或以田地頃

畒或以家之積財或以田之受種雖皆别為五等然有稅賦錢一貫占田一頃積財千緡受種十石而入之一等一等之上無等可加遂至稅緡田畒積財受種十倍於此亦不過同在一等憑此差役必不均平雖無今日納錢之勞反有昔時偏頗陪費之害莫若裁量新舊著為條約如稅錢一貫為第一等合於本等中差一役稅錢兩倍於一役者併差二役又倍即差三役雖稅錢更多不過三役並聽雇人或本縣户多役少則上户之役

不須併差但可次叙休役年月遠近而均其勞逸假令甲充役後可閑五年乙税錢兩倍於甲可閑三年丙又倍於乙可閑一年具以田土頃畝之類為等并其餘同等多少不侔者並倣此又成梓兩路差役舊專以户税為差等熈寧初别定坊郭户營運錢以助免役乃在税産之外州縣抑認成額至今不減至有停閑居業移避鄉村猶不得免今方議法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廢然須參究虛實别行排定以寛民力並送詳定所

陶又奏為乞下有司別定坊郭之法以寛民力䟽曰臣伏見成都府梓州路自來只於人户田産税錢上依等第差役煕寧初施行役法別定坊郭十等人户出營運錢以助免役之費盖朝廷之意本為人户專有營運而無税産或有税産而兼有營運故推排坊郭有營運之家仍於田産税錢之外別令承認營運錢數以助税户誠為均法然推行之初有司不能上體朝廷本意一切督廹郡縣及差官諭意惟務定得坊郭錢多用為勞効

州縣承望風指不問虛實及有無營運但有居止屋宅在城市者估其所直一槩定坊郭等第雖以推排為名其實抑令承認立成年額歲歲相仍至今不減訪聞嘉州坊郭人户以至閉户移避於鄉村居住其營運錢亦不減免雖欲轉賣屋業勢不能售其弊至此盖亦極矣今來朝廷講議差役之法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廢然理須參究虛實別行排定不須循用舊額務在酌中其中有屋宅而別無營運或有營運而物力不多並宜蠲免

以寛民力竊慮諸路亦有似此去處伏願聖慈下有司詳議立法施行

哲宗時蘇轍上民政策曰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為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強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

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税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鬬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為大憂故調其財以為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

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為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為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為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為之而遊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太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為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而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為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變法而為兩稅以至於今

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為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遊民無尺寸之庸調為農者常使陰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與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為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

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宫室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廪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嘗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閒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令可使盡為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

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収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惟重乎苟廉而無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大幸則雖有取而無害於為義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歎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為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

臣欲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遊民自知其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年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轍又言差役復行應議者有五其一曰舊差鄉户為衙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

之患然而天下反以為若者農家歲出役錢為難及許人添剗見賣坊場遂有輸納不給者爾向使止用官賣坊場課入以雇衙前自可足辦而他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為利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鄉差稅户可託然行之十餘年投雇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之害今畧計天下坊場錢一歲可得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中價不許添剗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

過一百五十餘萬緡則是坊場之直自可了辦衙前百費何用更差鄉户令剗盡復差役知衙前者無陪備故以鄉户為之至於坊場尤無明降處分不知官自出賣耶抑仍用以酬奬衙前也若仍用以酬奬即名募部綱以何錢應用若不與之錢即舊名重難鄉户衙前仍前自備為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户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户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錢太重未為經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户寺觀單丁女户酌今役錢減定

中數與坊場錢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却令樁備募雇諸色役人之用其三乞用見今在役人數定差熙寧未減定前其數實冗不可遵用其四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諸役人常苦逆送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雇錢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闕事乞仍用雇法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雇錢募充仍罷重法亦許以坊場坊郭錢為用不足用方差鄉户鄉户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本數詔送看詳役法所詳定擇其要者先奏以行

轍再言役法疏曰臣聞世無不弊之法雖三代聖人之政不免有害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切見朝廷近罷免役復行差役小民初免出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之喜以為差役一行可坐而無事矣臣之愚意以為免役之害雖去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是以推言其故而陛下察之國朝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户人致其力以供上使歲月番休勞佚相代吏若循理不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人本無大苦然役人既是稅户

家有田産誅求必得吏少廉慎凡有所須不免侵取故

祖宗之世天下役人除正役勞費之外上自衙前有公

使厨宅庫之若中至散從官手力有打草供柴之勞下

至耆長壯丁有歳時饋送之費習以成俗恬不為怪民

被差役如遭寇虜神宗皇帝昭知此害始議立免役之

法前弊雖解而所取役錢多收寛剩民間難得見錢日

益貧瘁今朝廷既已復行差役除見議衙前差募未有

成法外其餘耆户長弓手散從等役一切定差貪官暴

吏私竊以此相賀何者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妄意朝廷既行差役凡百侵擾當復如舊訪聞見今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經歲月舊俗滋長役人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其於聖政為損不細頃者朝廷初革衆弊士懷異議多被遷逐睥睨新政幸其不成者非一人也若此弊不除使民有

怨言彼立異之人他日必指以為事臣欲乞明降詔書丁寧戒敕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録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榜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庶幾民被差役之利而無差役之害然後天下蒙賜深矣

轍又論差役事狀曰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劄子乞明

降詔書戒敕監司長吏令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
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
人條貫使刑部録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
舊出牓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
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至今多日
未蒙施行伏念臣前作此奏為聞近日諸縣曹吏有因
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充役初參上下費錢有至一二十
千者州縣官吏亦有以舊雇役人慣熟多方陵虐所差

之人必令出錢作情傾雇募又有以新差役人拙野退換別差必得慣熟如意而後止者天下官吏不能皆良如此等事所存不一雖非目見可以意料民被其害如遭湯火竊意此奏朝上聖心惻怛不待終日而行不意遷延至今不以為急臣愚竊恐朝廷始復差役議者妄謂差法一行更無患害聞臣此奏未免不信臣謂改雇為差實得當今救弊之要然使聞害不除見善不徙則差役害人未必減於免役伏乞聖慈撿臣前奏早賜詔

書具言所聞差役官吏情弊仍備録前後禁約曉諭中外使知朝廷深意則天下幸甚

侍御史劉摯乞置局議役法疏曰臣伏覩今月七日勅節文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諸色役人依熈寧元年以前舊制委州縣定差者命令既下中外人情皷舞懽喜皆謂此一事為害最大從來百姓日夕延望今陛下一旦行之救其困若天下幸甚臣竊聞令下之後姦邪之人論說紛紛造作浮言意欲揺動其事不知陛下察其

然乎蓋今日廟堂之上侍從之間其人多由新法而進於外之監司亦皆由新法而選今法既更改則其心皆非所欲故誹議熒惑欲幸其失而不能成爾勑命内固有小節與舊法異同及措置未盡之事緣已帶下指揮許州縣監司申明利害擘畫自可候到日脩正立法今來改免役為差役乃是大體已正大害已革譬如疾患之人病根已去其他氣體未和當徐徐調養之而已臣恐上下覬望之人指小小未圓事件張皇鼓扇伏望皇

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堅持此意力行無疑勿為異論所動候臣寮及諸路論列到未盡未便事理乞付三省類聚參詳為法内如有合先次施行者即乞隨事先賜處分

摯又論役法䟽曰臣竊以聖人之治雖一道亡敝而道之寓於形名法數者必有偏而不起𣯛而不行者聖人因時而變之變則通通則久以盡天下之利此五帝所以異制而三王之所以不同禮也國家承唐末五代熟

爛之後祖宗創制造法趨時之宜順事之變雖聖聖相繼而其法令日增歳損或舉或廢未嘗同也至於寧民適治所謂道之亾敝者則未嘗異也神宗以仁智之慮達因革之數凡政令制度急絃慢軫大觧而更張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于今殆二十年所謂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盖復有之矣其事則非一而其大者則役法是也於役法之敝相為首尾而牽連當更者則坊場吏禄是也始者以縣役不得其平農民勞費故命有司議所

以均弛之而有司不深惟其故乃一刬祖宗差役舊勅為官自雇人之法率户賦錢以充雇直曰助役又曰免役自上户至於下五等從来無預差役之家一槩斂之蓋於賦稅科調百色買納求取之外又生此重斂歳歳輸納無有窮期古人有言平地無銅鑛農家無錢鑪今所輸必用錢而地土所出惟是絲帛穀粟幸歳豐收成而州縣逼廹不免賤價售之無以養其私若歳凶則破易資産或以倍稱之息舉責於兼并以應期限更無減

放之法州縣上户常少中下之户常多自法行以來簿籍不正務欲敷配錢數故所在臨時肆意升補下户入中中户入上今天下往往中上户多而下等户少富縣大鄉上户所納役錢歲有至數百緡者又有至千緡者每歲輸納無已至貧竭而後有裁減之期舊來鄉縣差役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者十餘年而一及之若下役則動須三二十年乃復一差雖有勞費比之今日歲被重斂之害孰為多少也今天下錢日益重貨日益輕

民日益困矣若之何坐視而不卹也哉然則前日有司
立法非有意於寬役利民正在聚斂刻剥損下益上為
國取謗大失朝廷恵綏生靈本意臣竊見縣役昔者有
至于破産而民憚為之者惟衙前一役爾今天下坊場
官司收入自行出賣歲得緡錢無慮數百萬以為衙前
雇募支酬之直計一歲之入為一歲之出蓋優有餘裕
則衙前一重役無所事于農民矣農民既除此一重役
外唯有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長壯丁之類此役無

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比於舊制繇役輕矣治於人者事人古今之通義則安用給錢為哉坊場之法舊制撲户相承皆有定額不許增擡價數輒有剗奪祖宗非不知增價之為公家利也所以不許者知其悅目前之利必有後日之害故也新法乃使實封投狀許價高者射取之於是小人徼一時之幸爭越舊額至有三兩倍者舊百緡今有至千緡者交相囊橐虛構抵本課額既大理難敷辦於是百敝隨起決

至虧欠州縣勞於督責患及保任監錮係累終無償納官司護惜課額不為減價則誰人復肯承買今天下坊場如此者十五六矣故實封增價之所得於敗闕之所失殆不相補也盖財利可以通之而已不可盡也少損分數與民共之則公私相濟其利長久臣欲乞罷實封投狀之法應天下坊場委逐路轉運提舉司將見今買名淨利額數與新法以前舊額相對比量及地望緊慢取酌中之數立為永額一用舊法名人庶乎承撲者無

破敗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無失也吏禄之法天下
吏人舊制諸路及州縣法各不同有鄉戸差充者有投
名者有鄉差投名雜用者入仕之後旣以案司之優重
迭相出入以爲酬折又積累歳月有出職之望行之久
遠人自以爲便此時有司見禮經有庶人在官之禄遂
假其說資以掊民殊不知三代已逺其事不可行于今
日者多矣夫庶人在官之禄雖有其文而其法與數不
可見其詳乃鑿空造端槩斂民錢給爲吏禄不重之則

不足以募不輕之則不足以給今内外之吏除重法之外其他每月所給無幾於吏固未足以有濟而官給所積天下蓋已不貲無故竭民財而為此費誠何為哉至於所謂重禄以行創法尤非義理夫一錢以上以徒坐之謂之嚴刑可也遂以謂吏懼而不受賕則臣不敢知也今主議者曰禁既嚴則吏必畏故令下以來犯者少臣以謂非犯者少敗者少也非敗者少正其罪者少也網之密則與者取者藏聲匿跡亦將避之工也故曰敗

者少也一錢坐徒誰則忍之誰敢易之故苟有敗者若稍涉疑晦及自非有告人當賞則官司往往遷就平反釋重入輕若外路則雖使者亦或諭意州縣使之如此亦人之情也故曰正其罪者少也借使犯者皆敗敗者皆正其罪固亦先王制刑之所無而聖人所當矜慎之也吏受賄於律自有刑名而曲法者一匹以上至徒則刑亦不為輕矣今變先王之刑而重之又多賦吏祿以買法之行無謂也臣愚欲乞除熙寧以前舊法有祿公

人並依舊外應新法所創及增給吏祿並行減罷臣愚誠不識忌諱令衙前之役則待之以坊場價錢弓手等役則均之以祖宗差法利祿非舊法所給則皆罷去應役人糜費私役之類則禁之以熙寧新法苟如是也則所謂免役錢者於是可以一切蠲除矣或謂免役錢藉于常平固非獨以待募役也縣官他費多有類乎此則未可以利害論也臣以謂役錢領于司農非有特勑未嘗以給常費今罷去無損於國用況祖宗以來至於役

法未改役錢未斂以前百餘年間不知何以為國也亦曰用之有節則取之有道矣今天下百姓疲筋骨忍飢寒冒鞭笞終歲急急為公家納錢爾不幸有連年災荒之變實恐窮苦之人流亡轉徙為溝中瘠而强梁者睢死忍命不得為陛下之良民矣然則役錢乃生民性命天下安危之所繫柰何欲以為不刊之令哉古者藏於民誠令百姓賦稅之外有以自養則其贏餘乃國之外府緩急取之而已無事之時坐困竭之非計也臣故以

謂役錢宜一切罷之役錢罷則提舉常平官司亦可罷去以見存職事付之轉運司足矣天下既減罷監司數十人則州縣稍得從容上下省事非小補也雖然此大法也顧臣之言蓋其畧耳至於法之纖悉或參差抵牾宜有晝一之論欲乞於兩制臣寮選差明於治體深於民事者三兩員置局講議裁立條格而三省執政官典領之以待聖斷施行

摯又論保甲疏曰伏覩近制保甲罷團教朝廷所以惠

綏疲氓恩施甚厚民得去其所苦就其所安遠近承風莫不鼓舞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夫鄉野之民其性易於轉習臣往見農人或被差役一為弓手手力者壯之類及罷滿而歸則拱手閒惰巳不復能反業于農盖出入公門游集市井有所誘怵之使然也今之保甲則又甚焉者衣必華細食必酒肉固已變其向者布麻麄糲之習矣羣聚而笑諠奮臂而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村魯勞苦之性矣其家質田賣屋出錢以濟其所用官司歲

時教試與之金帛寵之名目以養其欲故凡保甲之父母兄弟妻子一家憔悴終歲困擾而身為保甲者未必不自喜以為樂也今既歲教止于一月罷其團集省其監督去其羈縻勞費之患則保甲之父母兄弟妻子欣歡休息復其生理而身為保甲又未必不自失以為慼也彼有自失之意而欲使人人俛首甘心盡如平日背復從事于耕勢盖難矣惡少而失其欲悍强以成其性又挾素所教弓刀刺擊之器以為之資臣懼其非獨不

能從事於耕而已也亦恐其得為陛下之良民者少也
臣愚以謂宜有法以斂制之盖保甲之技藝强弱高下
州縣皆有等籍今按取優等之人名其情願剌以為本
州禁軍若舊係正長等名色則比類軍中之階級隨其
等差對換補之自餘中下藝等亦名願充公人者依近
制募以為弓手手力耆户長之役所貴在軍者既團隷
部督東之有法又使得伸其素習之技能其在役者既
不失服職於公家比之名雇浮浪乃得熟事鄉民必賴

其用爲多伏望詳酌

楊繪上言曰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户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況如官户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雇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頃者而又永無影射之訟此其利也然難行之説亦有五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一也近邊州軍就募者非土著

姦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四也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著為定制仍先戒農寺無欲速就以祈恩賞提舉司無得多取於民以自為功如此則誰復妄議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八九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裘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李元儁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八

明 楊士奇等 撰

賦役

宋哲宗元祐四年右司諫劉安世乞罷畿内保甲疏曰

臣竊惟祖宗深鑒五代外重之弊聚天下之兵寓之畿内制馭西海如臂使指可謂盡善矣然而河北河東陜西之地密接敵境居常宿師以為戰守之備尚恐兵威

未振不足以壯中國之勢乃籍民丁謂之義勇雖未嘗使冒鋒鏑盖資其虛聲以奪敵人之心爾熈寧中先帝欲廣其法於天下始命排之為保甲以習武事陛下踐阼之初既罷長上教閱止令農隙之月做祖宗義勇之制專委州縣以次集教平居無事之日俾民服力南畆而又順時講武以張軍勢深得禦外治内之策然臣所有未諭者竊謂自古王畿之名異於郡國所任之事嘗務輕簡盖休養其力以重根本也今府界正兵既多固

非三路之比而千里之内亦置保甲勞民示弱且有未安雖連歲災傷依例免教而此名尚在終累人心使比屋之間不得坦然為自安之計亦何益也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應緣邊州縣保甲悉令廢罷所貴民力舒緩人情安泰遠近輕重不失國體

五年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論役法之弊疏曰臣伏見朝廷欲變役法令將四年選官置局講求利病天下之議悉使折衷而衆詔立法之意惟以仁民愛物為務謂嘉

祐差役之制已便矣然當時嘗見其害者今則損而去之元豐約束之制民以為利者今則取而益之至於風俗之殊尚南北之異宜本諸人情裁以國論隨方立條罔不具備而又申以明詔諭旨郡縣若施行之際或窒礙而未通節文之間或疏畧而未盡更俾建明為之增損有以見陛下至仁至厚重恤民事之深意也新書之下輿情慰悅中外恬息初無間言而姦邪之人内懷顧望造播横議必欲沮毀遂致一二小臣敢執偏見妄進

邪説欲罷差役依舊募雇當職官吏不能為朝廷固守法度而依違遷就屢有變更天下人情莫不疑惑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聞自古取民之道止於粟帛與民力而已三者皆生之無窮取之不竭故堯舜三代已來皆不能廢議者以為不役其身止令輸錢則公私兩便而可以久行臣請有以折之國家泉貨經費所資設官鼓鑄歲有定額民或盜為罪至論死今棄其易出之力而責其難致之錢固已非理又使上戸止納數千則優游

卒歲日益蕪弁下户自來無役者例使加賦日朘月削寖以窮困損九分之貧民益一分之上户輕重倒置孰甚於此臣竊謂以一家一歲觀之則輸錢若省而易給以終身累世計之則所出不貲而難供令聚斂之臣惟欲誅剥生民不為天下久長之慮其可信哉議者又謂人户輪差不及三番處恐役次太重臣亦有以折之且治平之前天下户口一千二百七十餘萬而舊法役人五十三萬六千餘人元豐之後户口一千八百三十五

萬九千有奇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於四十二萬九千餘人比之舊法却減十萬七千之額謂之輪差不足亦已過矣然而天下州縣或有連值凶歲人户流移番次不足之數則在有司通融補助必不可以小節而廢大法也臣伏覩國家受命以來百有餘年差役之法已更六聖隨時損益既皆中理考觀已試之効固可行之不疑而累年於兹尚容移奪臣竊謂知法之未良改之不可不速知法之已善守之不可

不固今差法已善陛下正當信而守之執政大臣尤宜協心體國拒塞邪說而乃縱使姦慝倡為異論動揺人情惑亂天下故議者謂今日紛綸之患不在於無知之庶民而特在於挾邪之士大夫也臣聞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願陛下特奮乾綱力主差役深詔執政固守初議毋使輕徇浮言妄有變易庶幾祖宗之成法不為姦人之所奪天下幸甚

哲宗時同判司農寺曾布條奏役法疏曰畿内上等戸

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户舊充弓手力承符户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户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户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户所減之費少下户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户而虐下户得聚斂之謗臣所未諭也提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開封府司農寺方奏議時蓋不知已嘗增減舊數然舊

勑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嘗有升降則令品量增減亦未為非又況方曉諭民户苟有未便皆與釐正則凡所增減實未嘗行言者則以謂品量立等者盖欲多斂雇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户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諭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為輕役故但輪

差鄉户不復募人言者則以謂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又以謂近邊姦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庫或守把城門則恐潛通外境此臣所未諭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斗皆從民便為法至此亦已周美言者則謂直使輸錢則絲帛粟麥必賤若用他物準直為錢則又退揀乞索且為民害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諭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為雖凶荒饑饉未甞罷役今役錢必欲稍有餘羨乃所以為凶年蠲減之

備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禄言者則以謂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門弓手耆符手力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諭也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輸緡錢七十萬爾而畿內戶十六萬率緡錢亦十六萬是兩浙所輸纔半畿內然畿內用以募役所餘亦自無幾言者則以謂吏緣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徼幸司農欲以出剩為功此臣所未諭也賈蕃為令不受民訴使趨京師諠譁其意必有謂

也誠令用心無他亦可謂不職矣蕃之不職不法其狀甚衆皆趙子幾所不得不問御史之言欲舍蕃而治子幾是不顧陛下之法陛下之民宜莫如蕃與御史也

畢仲游論役錢疏曰古之為政雖隨時適變間有損益至扵推強撫弱抑富邺貧而惡兼并則不可易之理也自商鞅變田即有兼并之家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自古及今痛心疾首同以為患者也限田之法既不行扵天下而富家大姓終無厭恥厭足之心唯有祖

宗差徭能裁制兼并雖其立法本不為兼并設而推數循理觀之乃有可以裁制兼并之道蓋舊法雖分等差而實以田産富貧定為上下有千金之産者支千金可任之徭役有五百金之産者支五百金可任之徭役今有千金之産與五百金訟其役之先後輕重則千金者居其先五百金者居其後或千金者任其重五百金者任其輕既有千金之産而又欲兼五百金則憚徭役之加重欲取而中已者多矣其心非不欲兼并懼加重而

不敢進也其至有隱寓田產於他人以避徭役而朝廷亦有隱寓田產之禁則是祖宗差法雖不為兼并設而裁制兼并之道寓在其間自改差為募富家大姓不知徭役而但輸緡錢則兼并之患已多於差法何者差役之法大姓不利而下貧以為利募役之法下貧不利而大姓以為利今者一邑上者輸緡錢十萬中者輸七萬下者輸五萬既以等級輸緡錢蠲其徭役則斥廣田產兼并下貧唯恐力之不逮自中户斥廣田產兼并下貧

數十家至升而在上不過加緡錢三二萬爾而富家大姓其等既已在上則雖增半邑之田猶不加緡錢也故治平以前大姓有破家之患而天下之人不至窮困熈寧以來大姓無破家之患而天下之人往往窮困不能自立盖治平以前大姓破家者雖為不幸而破一大姓則變為十中民或百下户於損上益下之道未有害也熈寧以來雖有破家不幸之人而大姓輸緡錢之外無復徭役斥廣田産兼并下貧曾無忌憚故大姓兼中民

中民兼下户流離散亡轉徙於四方所以然者斥廣田産惣為兼并大姓之家所難遇而歲損一萬二萬或三五萬緡錢則大姓之家所易為也

仲游又論役局疏曰役書之所未定者非無定法也無定心也熙寧之初改差為募天下之人言令不便者幾千萬數至元豐之初欲復者耆長户長之役士大夫之聞者喜見於顏色及其卒不能復也莫不咨嗟慨歎如有求而不得則願差法之復者豈一日也今朝廷鑒成敗

攬是非為萬世之慮脩復差法而士大夫反有意差法之未善者為法一豈未復之時則為善而既復之後則不善盖嘉祐之間固嘗謂其法有可更者矣輸將繁重而勞費不及貧賂公行而貧富無别熈寧之初得其可更之論而并其不可更者更之顧令人出緡錢以私其羸餘是以言不便者千萬數今差法雖復而所謂可更者猶在則亦主嘉祐之書增損之則差法定矣而十人十議百人百議以旬浹之功而爭至於期年之外既不

知主嘉祐之舊書又不敢論熙寧之新法泛泛然如人游於江湖未有歸宿不知其後將如何邪故曰役書之未定者非無定法也無定心也

左正言孫諤上言曰役法之行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雖省未嘗廢事則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不應募則重不若輕今役法優下户使弗輸而盡取諸上户意則美矣而法未善也夫先帝建免役之法而熙寧元豐有異論元祐有更變正惟不能無

弊爾顧無以元豐元祐為間期至於均平便民而止則善矣

御史中丞傅堯俞上奏曰臣伏見今歲諸路蠶麥並熟處甚多其價隨而過賤風聞逐處監司將積年逋負並行催督不惟虛費鞭扑亦徒長公人貪暴乞取之弊必不能以一熟之力了納積年之欠至使民聲愁歎謂豐稔不如災傷蓋纔有水旱則舊欠俱閣若稍獲豐稔則使宿逋並納欲乞朝廷指揮諸路監司且令帶納一料

候秋成更令帶納庶幾疲瘵頗獲安濟

監察御史陳次升上奏曰臣伏覩元豐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奏請保甲上教其下等人户土地既少不免効力為生并止有兩丁其間有疾病者雖依條未該破丁若不能營作顯難應副保甲色役三省同奉聖旨府界三路保甲除見教人外本家止有兩丁病患未該破丁而委的不堪營作并第五等以下土地不及二十畝者並免推行之後人以為便況當時奏請得旨施行

乃是今日一二大臣修先帝法度之人非是故為增損而壞法者也今年六月二十四日卻有指揮衝改土地不及二十畝之家免冬教全條更不行用及老疾羸弱者選以次人承替緣貧下之人其田不及二十畝劾力以求日給若令上教則廢為生之道官中雖給口食不足以償所費其家無以養兼老病羸弱之人既難以筋力從事其養生必賴於壯者若是兩丁之家一丁老病而又令壯丁代教則老病者必致失所竊聞此法既行

人欲避免保丁有賣盡土地者有分析生産者或稱父母年老或分房向外或令女壻出外乞破丁者人情如此理當安存葢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民既賣土地不為長久之計窮則斯濫必流而為盜恐貽朝廷之憂臣伏乞睿旨令保甲土地不及二十畒兩丁病患者並依元豐八年指揮施行以安存貧下老弱之民不勝幸甚

右正言王覿奏為乞添差詳定役法官疏曰臣伏見朝廷以役事至重故差官置局詳定其法今詳定官吏部

尚書孫永吏部侍郎傅堯俞戶部侍郎趙瞻皆素有名德縉紳之選也然戶吏劇曹專治其職者尤憚其繁而使之兼領役事豈得盡意於其間哉今役事久而不定天下之猾胥貪吏得以揺動人情而郡縣等第戶及招差人欲求安靖未得也夫諸路通法當出朝廷者講求何可以不倫也四方疑事日望指撝者施行何可以不速也況諸路役書已有到者遞限月日皆次第將滿其役書必相繼而集矣非劇曹日力之餘可得而省閲也

臣愚以為臣僚中當更有通曉民政而本職稍簡者若添差三人使得專在本局以治其事庶免滯留之患

徽宗即位初工部侍郎王覿奏乞重定差役人戶等第䟽曰臣竊聞諸路州縣頗有役人數多而鄉村等第人戶數少差役不足者目今雖以次等人戶相兼差足將來役人年滿難得人戶承替及雖有人戶可作三兩番更休充役之處亦是經隔年歲不多其中等人戶應役既頻則其力必困議者患之臣竊以為不然其弊有自

來矣議者或未之知也伏緣差役之法本朝行之百餘年未嘗患人戶少而不足以充役也至今日而患之葢助役免役法推行之初天下州郡皆先會一年雇役及寛剰錢之數然後賦之於民也賦於民者不可無法而且欲其均又必會其民家業之多寡為緡錢而率之其法大槩曰一州差役及寛剰歲用錢若干一州之民家業錢若干即家業錢每貫歲出免役錢若干而歲計足用矣法雖如此而民財卒不可以得其實必欲得其實則

必至於搔動而民情之所甚不恱者如手實之法是也故州縣之吏莫不以謂雖盡得家業之數其賦於民者足乎歲計而已耳徒致民情之不恱也雖少得家業之數其賦於民者亦足乎歲計而止焉乃可持虛名以恱民故天下之所謂家業錢者或十得其一二或十得其三四寬於此者固不可勝計窄於此者未之有也不惟如此而已州縣又有先集等第人户使各承認逐户合納免役錢數既足歲計矣然後令供通家業而告之曰

家業錢每貫當納免役錢若干今某人歲納免役錢若干即當家業錢若干貫矣彼人户乃具狀供析家業以取合所納免役錢之數則家業十得其一二者又加少也既用家業錢以定免役錢之多少則所謂等第者無所用之而等第之名又不可廢故郡縣之吏皆於家業帳内率意立説曰自家業若干貫以上為第一等户若干貫以下為第二等户至五等十等皆然也其等第既公私皆以為虚名矣然小民之情終惡為近上等第則

州縣之吏亦何惜更以虛名而恱民故天下州縣之等第除上等户物力顯著難以退減之外其自中等而入下等者可勝數哉此臣所親見也今州郡徒用前日不實之等第而差役則人户之可以應役者至少又何足怪耶臣愚以為欲天下鄉村應役人户稍多得以更休而不困即須告諭天下郡縣使重定等第令頗得其實則力役均而論者之所患者不足以為患矣惟聖慈詳酌施行

貼黄免役法根究人户家業以緡錢率之又官司有故為假借之意故難得其實今鄉村人户只是分為五等推排家業之大槩易得其實也兼等第亦不須特行排定緣著令鄉村三年一次造簿只可申戒州縣遇依條造簿年歲子細推排等第不可漏落堪任充役之人隱在下等以致中等以上人户數少差役不均庶幾等第漸次得實不為差役之害

徽宗時左司諫江公望上言曰為民必有役奉公上之通義也免役必輸布取民力之中制也會一歲之用以為斂其寬剩不過十之一二以備凶荒之不足也此神考立法之本意而奉行之吏於十二外別立封樁子或過毋元祐之政得以藉口先帝遹追神考之志一切罷去可謂善繼然隨時損益之美有待陛下今日臣訪聞府界提舉常平祝朋劄子乞復行封樁以備不給此何異於獻羨餘者也職董農政當講求神考立法之意俾

德澤下逮黎庶而乃啓厚斂之路天下必以府界先偵得措希風迎意翕然各私售其說變亂故常斯害政之尤大者也陛下即政踰年膏澤美利未聞有以及天下而天下之人拭目傾耳日望堯舜之治不啻若饑渴朋以厚斂之說開新政之隙是欲陛下隳神考之良法當天下之怨議復見詆毀成法之人駢首屬耳切切私議將乘間而發也其背陛下繼述之意有如此者若朋别將使措臣未知其如何決不可以董常平之政盖常平

所董皆神考所立法度其一如此此類皆可知陛下方因時損益酌其中道力救元祐紹聖過與不及之獘使天下後世好為異論之人無得而議故造端不可不謹也高宗建炎三年司諫趙元鎮論役法疏曰臣竊惟免役之法起於熙寧之初當時中外臣寮論列利害不可槩舉大率優上戶歛下戶優富民歛貧民雖單丁女戶以至僧道皆不獲免以其所歛養吏之餘謂之寬剩是謂一税之外更起一税大失祖宗寬民之意行之六十餘

年今則由之而不知其害也陛下灼見紛更之弊既不能復循舊制今乃於元額之外重增三分官户更不減半其於祖宗之意益遠矣又如鈔旁等錢乃前日殘民之術靖康初即以罷之近降指揮雖不賣鈔而猶隨鈔納錢賣鈔得錢規圖苟細已非朝廷美事乃令隨鈔納錢是何名目凡取於民亦須有名取之無名不得無辭矣今國勢微弱強敵未和高城深池不足恃堅甲利兵不足恃臣知所恃者惟民而已安可橫歛加賦重失其

心邪比來州縣用度不足雖知此法之獘而不以為言者幸其所斂以資闕乏獨京畿運判上官恪能言之仍乞諸路依此施行其意甚善雖奉聖旨權免京畿而諸路未罷也臣願陛下如恪所請遍行諸路且使斯民知此二事昨因臣寮建言而行今因臣寮申請而罷皆非朝廷本意則心悅而歸之此堯舜得民之道也祖宗得天下之術也幸陛下毋忽

高宗時夔州通判虞允文奏論四川差科科約之獘曰

臣竊惟陛下躬好生之盛德卹民之疾苦以幸海內頻年下詔大蠲蜀賦之苛恩施之隆與天無極而廣詢博訪尚勤不已之心凡食一命之禄者其何以報稱而州縣之間差科之數不實科約之外輙復別取為民隱害終不可去者民愚而無知吏姦而無所不至民豈能與吏敵也謂如一郡合起和買絹一萬疋郡管税錢一千貫即是人户管税錢一百文方合科一疋若州縣以八十文科一疋則多取二千疋矣自和買而類推之差科

之數不實不勝其多也又如大禮助賞合用轉運司科約內係省錢計置若州縣將本色錢妄用以大禮助賞為名別行科取其為銀絹之數不下數千萬緡自助賞而類推之科約之外別取亦不勝其多矣吏以民之不知故取之無藝用之不恤或以事土木不急之費或以奉臺府無名之取或以應親朋干索之求甚者遂掠為已貲無所顧憚間有敗露為民所訴則州縣相通改換赤歷方行收附其獄或成止從公坐仇視其民而禍愈

酷矣今約束之詔甚明而吏之所行敢與詔戾者以書罪之法未立也臣嘗觀唐憲宗元和之初立為條制凡兩稅應留錢外加率一錢一物州縣長吏並以枉法贓論令出使御史訪察其後又遣詳覆使按治一十六郡梓遂郡守嚴礪等皆抵扵譴案籍具存也憲宗中興威令復振者實本諸此臣愚欲望陛下特出睿斷將州縣賦外大科别科之錢從枉法贓定罪明詔諸州長吏限以一歲許令改正别造科約具遂縣差科則例均給五

等之家及以蠲除之數申轉運司仍乞於諸路轉運司
官選差清强通練者專任施行稽考之責訖事具數以
聞以俟陛下異時遣使詳覆庶幾州縣知所畏戢百年
隱害一旦可去仰副仁天子宵旰斯民之意
右正言陳淵論薄斂奏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
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
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
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

皆什一也夫取民以什二用之猶不足而告之以什一之法不亦迂乎此儒者之論所以多不見聽於時君而商財榷利之臣所以常得行其計也然世之患不足者始則多取於民民既不足又從而暴歛之掊刻屢興於是有轉徙流散去而為盜賊者終於不足雖加之以刑戮財何自而得乎非特如此而已因之以致大亂者是不反其本之過也由是言之雖若甚迂宜在其中矣

中書舍人洪遵論被水人户折科疏曰臣竊聞平江府

湖秀州去年積潦之後農民流離失所今春蠶麥頗登得以續食施工南畝日覬秋成而近來大雨連綿無異去歲田不沒者無幾皇皇哀號無以善後而州縣不能以拊摩凋瘵為意但知依例預將秋苗折科大麥每米一碩令民倍以麥輸方今麥價不下於米積困之民朝賑暮貸猶懼不濟奈何指夏以為秋衍一以為二使之剝膚椎髓終擠於溝壑乎臣聞養馬所須本不至此姦吏因緣無所不至欲望聖慈特賜睿旨下户部會計馬

料見在實數當用幾何只令合科借處如數數折須以苗一碩折麥一碩五斗庶幾民户可以輸納仍乞先次行下三州被水人户盡免折科免致重困吾民不勝幸甚

童諠乞委通判均平稅役奏曰臣叨蒙器使職在牧民夙夜以思其可以布宣陛下恵澤者莫如為百姓除患臣伏覩平江今日百姓之患在公者莫甚於催科之無法在私者莫甚於賦役之不均夫逃亡户荒之田地不

耕桑而二税具在監司守令拘於省額而不敢除姦胥猾吏利於誅求而不肯白每歲拘催責任都保有不備償笞辱隨至此臣所謂催科無法者也至於富家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税之田貧民下户破家竭産以償不割之税田無税則科斂之數寡税不割則户籍之等高此臣所謂賦役之不均者也今欲救此二獘若責之監司則不過移文於郡守責之郡守則不過移文於縣令是三人者吏課叢委酧應多方雖有敏彊之吏功不能

專力有餘暇況吏不盡才則又非徒無益也伏望聖慈明降詔音專委通判一員均平稅役詳舉告陳之令先開首原之路責以期限賞信罰嚴如此則二弊可去貧富皆安公私共濟矣不勝幸甚

試中書舍人李彌遜上奏曰臣伏覩朝廷比以兩浙江東西等路因被盜賊燒刼逃移人户秋夏二稅並皆倚閣累年之間漸次復業仰見陛下仁厚之政惠養元元之意天下幸甚近因中外臣僚之請已降指揮夏稅兩

浙路並復元額餘以紹興四年欠數為率江東權閣三分江西權閣五分餘數依限起發秋稅已經放免及五年十料之數並令輸納全稅臣契勘曾經燒刼逃移人户如已自復業開墾了當自合依今來指揮輸納緣諸路被害州縣輕重不等其間有大段深重全未歸業雖已歸業未曾開墾去處若一槩立定分數及全復舊額委是無所從出切慮百姓虛被追擾致逃避流為盜賊而官司徒有虛數不濟實用若緣此一例與展年限又

恐其間不無僥倖臣愚欲乞依今來檢放灾傷條法令
遂州委官同遂縣知縣遍詣元被刼人户檢視田畝已
未開墾數目詣實本州保明申轉運司差官覆實保明
申朝廷其已開墾數目即依舊額輸納稅賦其未曾開
墾去處並權倚閣委自今佐知通多方招誘歸業開墾
逐年開墾到數申朝廷考其殿最而賞罰之庶幾數年
之間民得安業而公家實得稅賦之利
殿中侍御史張守上奏曰臣伏自陛下踐阼以來詢求

民瘼德音屢下丁寧惻怛凡擾於民者一切蠲罷所以

固結人心而建中興之大業也近復有臣僚上言州縣

於百姓户下科率金銀錢米已蒙聖慈令監司按劾重

寘典刑臣竊聞淮西提刑司縁壽春府霍邱縣屯駐高

武畧人馬公行文移於壽春府廬光濠州每人户家業

錢一千貫逐人月納錢一貫米一石前去霍邱縣送納

其小貼子云如本縣不即均敷必定分撥高統制人馬

於本縣駐劄雖至小縣亦令每月認定千緡千石臣契

勘今之家業及千緡者僅有百畝之田稅役之外十口之家未必餬口今更使之歲別出錢一十二千米一十二石而送納腳剩之費因緣乞取之弊又在數外理難供輸供輸不前必亡而為盜矣又況淮西數州皆遭丁進及羣盜經過民力已乏而重困之體國愛民者固如是乎初無朝旨擅行科率德音蹔至恬不為念奉法遵職者固如是乎且州縣科率為監司者即當奏劾而躬自為之何以廉按一路既自知非法慮州縣不從乃欲

移屯人馬以恐制之又豈部使者所以待部屬之理也欲乞聖慈特賜究治施行竊慮諸路更有似此去處亦乞申嚴戒約所有霍邱縣高武畧人馬閘亦係招安賊徒亦乞早賜措置分屯庶幾不至姦吏因緣侵擾良民而陛下之德意實惠不為虛文也

孝宗時太學博士虞傳輪對劄子曰臣恭惟國家聖聖相承法令明具無非以惠民為本若州縣官吏悉能奉行則何弊之有今州縣之弊多矣惟賦役不均為甚非

法有所未盡也盖官吏奉行不虔之過也諸縣稅租夏秋造簿及已受納對鈔朱銷凡所以關防之法非不嚴且密也近來諸縣推割造簿之時豪右之家計囑鄉書只用白狀不述保分人丁住止將一户稅力分立詭名減免等第却與下户暗增色額當職官畧不留意點對便以造簿為定赴州審印下縣起理開數給帖付户長催科其詭名挾户既無人丁保分住止雖間有潛行送納甚者至於僞作逃亡掛欠官司多是抑勒户長代輸

以致户長受害愈難充應又民户輸納二税除給户鈔外官司自有縣監住鈔可以照應鄉書不即與朱銷主簿又不書押或去失官鈔則反追索户鈔至有不行照用勒令再納以致下户重困其弊乃爾豈非官吏奉行不虔之過乎常平免役自有專法非不詳且備也近來諸縣所差保正長雖以税力高下為則然姦民利在規避役次於未㸃差已前先行計囑鄉書將所管税力虚立典賣文契及詭名走寄官司不究情偽往往將無力

下户抑逼承認或經一季或經半年並不依限與奪緣官司不曾置籍具姓名明注入役年月前期定差致巳滿人未得抵替閙有保分不測烟火盜賊枉受連累破壞家業其獘乃爾豈非官吏奉行不虔之過乎臣愚欲望陛下詔有司檢坐見行條法申勑州縣務在必行不為文具仍委知通常切覺察監司巡歴㸃檢如有違戾去處重作施行庶幾成法所在官吏奉行罔有不虔賦役以均民受實惠天下幸甚

長沙守王師愈上奏曰臣伏見州縣閭民之所苦者在於充役官之所難者在於差役陛下高拱九重之上明燭四方萬里之遠民之利病罔不周知比頒詔旨告戒大臣欲均役法甚大惠也臣嘗忝乏長沙叨民社之寄豈敢不仰體聖意貢其狂愚伏見長沙前政劉椿創為集議帳臣既到官損益而行役不差而人樂充三年之間絶無爭訟者百姓以為便官吏亦以為便鄰邑如善化安化瀏陽傚傚而行又以為便請為陛下試言其大

縣一鄉各有都一都必有富豪可充保正者多者十餘户少亦不下五户其物業之高下人丁之衆寡歇役之久近咸具扵帳俾見役保正將替兩月之前持此帳備酒食會其充役之人衆共商議公選一名充應承代其間雖有情偽曲折官不得而知者此曹盡知之纎息無隐案吏鄉司不能曲為輕重故善良之民樂從而無訟或有富強頑猾不循理者巧餙詞説規圖避免則令見役保正押帳内人至扵縣庭長官折衷衆人之議以理

曉諭之鮮有不聽者間有頑然不服不免臨之以威必欲如衆人之議而後已其或衆議挾私窮究見實必為懲挾私之罪如是則富強豪猾之徒亦願從而不敢訟盖係衆人之公選官吏無所用其心此集議之大槩也臣抑嘗原其必爭之端由科敷重而費用多耳於是都內凡有科敷一切罷去利可興則興之害可除則除之數月之後遠近孚信故集議尤易為力所有集議帳式輙具進呈然而此帳易行於湖廣而難行於江浙江浙

官户多詭户多其民猾也湖廣官户少詭户少其民淳也欲望聖慈須臣此帳於湖廣州縣與見行常年役法兼行聽從民便則民無充役之苦官無差役之難惟陛下留神幸甚

唐仲友上奏曰臣仰惟陛下軫念元元患苦役法數年以來數採議臣之請損益斟酌期歸至當德意蓋深厚矣臣誤被臨遣愚管之見不忍自嘿以負陛下臣初任縣僚嘗歷考役法之本末久伏田野又熟察民情之利

病乃知法惟畫一而情有萬殊法可以通乎人情而不能自周乎人情顧行法之人如何耳得其人則法行而民情安非其人則法廢而民情擾比年以來民情所以厭苦於差役者蓋有由矣縣令惰弛贓汙委政胥吏吏緣為姦蠹害百出其始差也甲當充役或先差丁導使論丙轉以及甲故民破産於爭訟其既差也峻刑於追呼巧法於科率須索誅求谿壑無藝故民破産於搔擾二弊不去陛下雖有良法美意民之困苦固自若也臣

愚竊謂縣得賢令雖以簡要之法行之而民猶安縣無賢令雖以周密之法行之而民猶擾令固不能皆賢則考察勸沮誠不可緩臣願陛下申敕監司守臣謹察縣令之賢否稽其差役訴訟之多寡搔擾之有無以為殿最取其甚者條奏一二賞罰焉庶幾官知奉法吏不敢肆欺民被實惠輕於從役實郡邑之急務也

陸游上奏曰臣聞天下有定理決不可易者飢必食渴必飲疾必藥暑必箑豈容以他物易之也哉臣伏覩今

日之患莫大於民貧救民之貧莫先於輕賦若賦不加輕別求他術則用力雖多終必無益立法雖備終必不行以臣愚計之朝廷若未有深入遠討犁庭掃穴之意能於用度之間事事裁損陛下又躬節儉以厲風俗則賦於民者必有可輕之理緩急之備固不可無姑以歲月徐為之可也如是則和氣浹洽必無水旱之災驩聲洋溢必無盜賊之警何慮國用之不足耶設使裔夷弗賓侵犯王畧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直可舞干羽而

格之爾頃者建炎紹興戡定變亂之日一切賦斂有非承平之舊者高宗皇帝宵旰焦勞每欲俟小定而悉除之故詔令布告天下曰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止俟捍防之隙首圖蠲省之宜臣幼年親見民誦斯詔至於感泣雖傾貲以助軍興而不敢愛旋屬國家多故敵國畔盟雖所蠲已多終未仰稱聖意壽皇聖帝臨御以來所以節用裕民者皆繼承高宗蠲省之指也則陛下今日豈可不以為先務哉

臣昧死欲望聖慈恢大度明遠畧詔輔臣計司博盡論議量入而用量用而取可蠲者蠲可省者省富藏於民何異府庫果有非常孰不樂輸以報君父淪肌浹髓之恩哉若有事之時既竭其財矣幸而無事又曰儲積以為他日之備也雖恢復中原又將曰邊境日廣矣屯戍日衆矣則斯民困弊何時而已耶瀆犯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袁說友上奏曰臣竊見州縣小民有產去稅存之害官

吏非不盡知朝廷亦累嘗戒諭而終無成説以革其弊此由得産富民規避官物惟幸緩於過割隱漏税賦官司既未割税而追呼催督止及鬻産之民彼方以産售人困甚不得已今又無此産而納此税蹊田奪牛其毒滋甚縱使鬻者赴官陳訴而追逮出官之費已不少於代納之數矣是豈不為重困哉此最賊夫民之大者也在法每三年一推排此正祖宗欲以革産去税存之弊蓋一經推排則凡某産已去某家及某産已歸某戶一

一畫知產業旣明稅賦自定豈復更為小民之害今縣道例皆前後避免或以災傷為辭有經十年二十年而不一推排者此而不治而諉諉曰吾病夫產去而稅存也豈不闇哉臣愚欲望睿慈自今立為定制凡天下諸縣並須三年一推排候知縣任滿日州府於本官印紙該載任內曾與不曾推排結罪保明批上如在任三年不曾推排者候到部日取旨若今來尚有兩年為任之人只總以三年一推排為率各於任內計年分可見雖

災傷年分須及八分以上然後免庶幾一行此法産稅

自明鬻産小民不至重困

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朱熹奏義役利害疏曰臣廵

歷到處州竊見本州昨奉聖旨依布衣楊權所請結立

義役此見陛下愛民之切雖草茅之言茍有便於民者

無不采納施行天下幸甚然本州目今奉行却有未盡

善者如令上户官户寺觀出田以充義田此誠善矣而

本州却令下户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

買田入官而上户田多之人或却計會減縮所出殊少其下户今既被科出田將來却不充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户此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納先後之間亦未免却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刑罰轉添詞訴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是多有不公而況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臨事不免却致爭訟此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户輪充都副保正中下户輪

充夏秋户長上户安逸而下户陪費此四未盡善也凡此四事是其大槩目下詞訴紛然何况其間更有隱微曲折未可猝見若不兼採衆論熟加考究竊恐將來弊病百出詞訴愈多改之則枉費前功不改則反貽後患將使義役之名重為異議者所笑無復可行之日誠有未便臣昨見紹興府山陰縣見行義役只是本縣勸諭人户各出義田均給保正户長各有畝數具載砧基其保正户長依舊只從本縣定差更不别置役首亦不先

排役次而其當役之户既有義田可收自然樂於充應不至甚相糾訐但其割田未廣去處未免尚仍舊弊若更葺理增置便無此患竊謂其法雖似闊疎然却簡直易明無它弊病又且不須衝改見行條法委實利便故嘗取其印本砧基行下州縣然以未經奏請畫降指揮州縣往往未肯奉行臣愚欲望聖慈詳酌行下處州止令合當應役人户及官户寺觀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止用山陰縣法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

上户兼充户長佚處州行之有緒却令諸州體倣施行庶幾一變義風永息爭競須至奏聞者

熹又上奏曰臣昨蒙聖恩待罪南康小壘自惟短拙無以補報萬分到任之初即以本軍星子縣税錢偏重民不聊生條具奏聞乞賜蠲減總計不過納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伏蒙聖慈開納即賜施行而有司不能仰體德意輙引議臣對補之説以拒其請臣於今年得替之前亦嘗具奏冀卒蒙恩而逮今累月未奉

進止竊意有司尚守前說然臣之愚亦有不能自已者謹以前奏之内最明白者二條復為陛下陳之按本縣所管廬山一帶多是高巖峭壁穹石茂林其間雖有些小田段類皆磽瘠寒冷所入不多而經界官吏起細稅錢數目浩瀚難以輸納以故紹興年中守臣徐端輔者因寺院之請減去一百四十餘貫減之誠是也然初不請命於朝而輙私減之既又慮夫經稅之或虧也則妄引經界以前不明文帳將人户下田升作中等中田升

作上等亦有徑自下等而升上等者按籍履畝而横加其税計錢一百四十餘貫以隂補所免廬山税錢之數中間常有漕臣按臨人户陳訴漕司為之張榜約束改正而本軍不復奉行其後又有人户曾經户部陳訴而亦不能正也臣竊惟國家子愛黎元憂勤懇惻常賦之外一毫不忍有所多取而下小臣率情妄作乃敢以一百四十餘貫之税無故而妄加於人雖其除之於山粗若得宜而增之於田則悖謬甚矣故臣前奏欲乞將端

輔所減山稅明降指揮特與蠲減而其所增田稅却與改正依舊等色均稅其為事理曉然無可疑者而所蠲之數亦不甚多不謂有司不顧大體而惜小費乃欲限以對補之說則是使臣又為端輔之所為而後已爾未興一利而先起一害臣雖至愚有所不忍為也今雖已去官守然於此縣疲瘵之民有未能忘者故敢不避斧鉞之誅復以上聞欲望聖慈矜閔明詔有司將此兩條先次減免改正其餘項目臣亦未敢便乞施行悉祈蠲

免且乞專委本路監司一員子細相度俟其奏報別賜指揮至於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議臣對補之説其言吝細鄙狹不達大體無以將順陛下克己愛民聽言革弊之美意而程奏顯言頒布海內非所以宣德意而廣仁聲於天下也欲望聖明并賜追寢自今以來四方內外或有以蠲除為請者究其虛實而一以法義裁之則彼固不得以肆其僥倖苟免之計亦何必逆為之限以傷遠近祈恩望幸之心哉抑古人亦有言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乾坤廣大之心聖賢
親切之訓臣願陛下扵此深加聖意則彼妄庸淺俗之
言自將深藏遠屏不敢以陳扵陛下之前矣臣進越妄
言犯非其分不勝恐懼戰慄之至
司農卿李椿上奏曰臣乾道四年春蒙恩擢守鄂州陛
辭之日得旨名募開墾荒田立三限通九年而後全起
稅賦臣自到任之後措置名募請佃人户投狀者數千
户尋已具數申省部訖自臣離任之後申請不一事多

衝改或限一年或限半年或不通檢止納元稅或許遠年逃户歸業以致爭奪詞訟不絶州縣莫之適從臣廵歴諸郡以目所見惟常德府已耕墾及九分以上澧州及七分以上其餘州郡亦五分以上下以請佃之數計之則全未及分若行根括則佃户必又逃棄不耕却致荒廢非徒無益況半年一年之限大迫民户愈疑若不通檢止納元稅又多無元稅數目亦成虛文若令遠年逃户歸業則經官給佃已施工力之家豈得無詞官司

何以取信於民臣欲乞檢照臣元奏獲指揮及申省部畫一及後來臣僚陳請續降指揮類聚看詳從長歸一施行仍乞預先寬約年限聽令自陳不須根括立定苗税視田肥瘠為三等上等每畝不過六升中等四升下等三升役錢計料不得過數科數重立罪罰其夏税令諸州取每畝兵火以前租額不得過數自轉運司類聚申朝廷從輕定數俟得指揮方許行下曉諭庶使耕佃之家預知税賦不重安心着業耕布曠土漸闢伏乞睿

照

椿又上奏曰竊謂養兵所以衛社稷講好所以息鬭爭皆所以保國安民也然當以理財為要然後能濟二者之急務所謂理財當知生財之道生財之道取之於民而已民力有餘則取之不竭民反本而知節用則力有餘矣今荒田尚廣民多游手用度不節貧困者多甚者轉而為盜賊安能上濟國家之急務哉然則民之情孰不願安其業而輸常賦也耶當窮其逐末而不反本之

原有以救之可也人生所藉以生者穀帛也穀帛出扵民者也民能力農桑而不失其時則穀帛不可勝用矣錢者所以平百貨使輕重適均者也錢鑄扵官而不出扵民也官能精扵鼓鑄而不致流毁商榷無弊用之有節則錢不可勝用矣今賦税多折見錢是取不出扵民烏得不棄本而逐末耶如曰朝廷用度至廣若不賦錢扵民無從應辦是未知思也今有榷貨商税之利不為不廣當革其獘原除其冗食固自浩瀚又況既賦布帛

應請錢者量與布帛埶為不可又民競奢僭不知節儉是以首致貧困謂如閭巷之婦有以一冠一領厥價數千奴皂之徒競衣羅綺皆當有以風化之使男力稼穡女工蠶織奢僭之風既息則貧困之人自有生理也傳曰未有民富而國貧者也是豈虛語愚謂當遴選漕臣以均賦稅常賦不折變盡輸本色隨稅不納錢禁戢奢僭除去冗食量入為出勤課農桑使田野盡闢盜賊消弭百姓富庶則所以上濟國家之急務者可不勞而辦

矣伏乞鈞照

椿為吏部侍郎上奏曰臣伏覩近降指揮撥錢付諸軍回易以贍請少口衆軍兵仰見陛下存恤戰士德意甚厚軍人莫不感戴恩惠凡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且回易以惠軍此利也何害之有臣請預言之今江上諸州自歸峽荆岳鄂黄蘄江池太平十州皆仰商稅以充利源今軍中回易之物則失所收之稅州郡皆窘此其一也商賈憚於重征則必夾帶於軍中場務併客稅失之紛

爭必多此其二也軍中前此不許回易猶且以收買軍須為名役使戰士今明開其端將來占破回易必益多矣此其三也回易所以圖利也物價低昂非人所能為或有折閱侵欺失陷將來必有征驅鞫勘之擾此其四也然則謀其成不謀其敗姑以惠軍士為急況已出黄榜軍中亦望此恵不可已也臣願以中道處之使不為害莫如軍中回易物貨並與減半收税則州郡所失不多軍中亦可獲利並令總領所出給歷頭具載回易物

色及所差人數稅務照例減收又檢察人數其歷外之物並依格收稅如回易軍人有犯聽稅務具申總領所下本軍根究仍嚴戒稅務合干人不得分文乞覓如是則三害非所慮惟折閱失陷一事則繫乎幸不幸耳當置之度外如臣愚瞽之言或有可採乞別作聖旨施行

員興宗議征稅奏曰臣聞上世之法簡後世之法繁前世之吏朴後世之吏姦上世法非欲簡也民純吏朴有令即從有義即服法不得不簡也後世法非欲繁也民

訛吏姦今之未必從聞義未必服法不得不繁也夫以朴吏而奉至簡之法一有不行行之必易為力也以姦吏而奉至煩之法終歲欲行行之亦難為功也昔者有周之初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天下日用之物不征不禁故物易通流而國易足用此文王造周之始其國非特輕其征稅且又無征稅也至成周之時吏亦少簡民亦少繁故當時太宰之職有九賦以斂財其中有曰關市之賦及山澤之賦及幣餘之賦此即近世州縣商

税一切用物所存物額之類也當是時周公相周知民吏盖扵前世其法不得不繁其吏不得不選故周公之扵周官雖文武闗譏不征之事有不能行者相時之宜經畧世務故也且周公之時已不能盡行文王之法而欲後世盡行周公之法可乎但漢唐之世多不能遵用中制以法周公之遺意科目煩多漸成横斂故有税筭緡税雜物税閒架税六畜之類見扵前記以為世戒臣亦不敢并舉也惟我國家創業之初一洗前代之獘是

以太祖皇帝動守經常凡為國苛賦横税尋即停罷聖子神孫守為一定至天聖中有司以之用請税緡錢仁宗皇帝謂泉貨之利欲流天下今輒税之可乎是則祖宗之於民税不特常慮之又常欲輕之也今陛下志勤道大節用簡取無日不行卹民之詔無時不下此即祖宗用心文王用心也然今日郡縣税務多與州府通同尚皆不遵憲度自為一已而殃物不為朝廷而愛物臣敢以荆湖三峽論之荆襄三峽皆遵大江自當百貨流

通而近年以來蜀物少出南貨少往四遠之利未敷用物稍致闕乏何也蓋稅務之六弊未去也三峽荆湖所遇稅務不問商客稅物之多少輒欲加等重稅數攤逋負此一弊也沿道千里武夫小吏以為監官豪奪暴取設弓羅箭如待寇至此二弊也本無稅物監欄一面虛喝謂之花喝商客辯爭則不可欲去則不能拘留旬月自然聽命此三弊也商客類至專欄預行資覓多得則稅輕少得則稅重輸官之物未至而私遺之物先達此

四弊也監專有私取之數異乎赤歴之數僻鎮外縣卒難考稽所得在私所虧在官此五弊也在州則知州以稅務為鷹犬在縣則縣令以稅務為肘腋百色呼須暗行陪填是致稅務苛刻州縣不問商旅無訴此六弊也夫此六弊之不去則稅額未敷其坐此乎今臣之愚欲望朝廷明詔荆湖三峽諸路申嚴法禁大革前之六弊仍令諸州遍差清强官兼行伺察離軍武吏未曾親民及經諸司保舉者願勿補衝要監稅之官專欄暗覔及

輙以弓箭恐嚇商旅者乞罪不貸行人稅物並許依約
國家元法如稅務敢以少為多以輕為重被客人告首
者亦乞坐之如是則物易流轉郡縣遍蒙其利矣陛下
德高天下此言雖小在陛下聖世一事之可察度聖量
如天必兼納而博採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八